

埤雅卷之十三目次

釋木

桃

甘棠

梅

李

楓

槐

棗

棘

木瓜

穀

楊

柚

橘

唐棣

常棣



埤雅卷之十三

宋陸佃撰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木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
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
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
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

以刀剝麗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
典所謂桃之夭夭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灼灼者其
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蕢其實
蕢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
故曰有蕢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
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
以芘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蕢其實然
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抑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
又在夏之時也魏之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殺園有棘

其實之食言國君有一國以爲養今也資園桃以爲
殺賴園棘以爲食而園之外莫理焉則徒儉以嗇而
不能用其民可知也禮曰王吊則巫祝以桃芻列前
王桃鬼所惡而芻以按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本草
云桃梟主殺百鬼精物桃梟木乾如梟磔首木上故
曰梟也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
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華醜悔而面家語曰六
果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言祭祀不用而已
周官饋食之邊曰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則桃用其

乾爾棗栗桃言乾，榛榛言實，則先儒謂榛乾梅也。非是。榛爲梅而已。漢武帝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千霜乃熟，一千年開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盜此桃矣。按仙家日月長，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也。南華真經曰：北冥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

甘棠

釋木云：杜甘棠，甘棠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者

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草木蟲魚疏以爲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杖之杜，以棠之惡。說詩者以意逆志，乃能得之。甘棠之詩，一章曰：勿剪勿伐。二章曰：勿剪勿敗。三章曰：勿剪勿

拜，伐將以絕之也。敗殘之而已。拜，屈之而已。於公所

爰，戒以勿伐。

所憇，戒以勿敗。所說，戒以勿拜。言人

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孔子曰：吾於

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爲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梅

梅一名柟。南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

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夔其窮與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木慙也。故詩人以興焉。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標有梅頃筐墜之。言梅盛極而落。存者十七已而十三則已失婚姻之時矣。頃筐墜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季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婚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

其所以淺迫而爲召南然則魯衛之政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詩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墓門之隧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鴉之爲初食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傳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且鴉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上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黧。黧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

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協曰按梅華蚤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爲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衣錦狐裘條右也。蓋柚渡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詩曰若作酒醴爾惟麴麴麴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造

而始之者，麩麩葉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高宗之於傅說，始命之曰：用汝作礪。言命汝作此而已。所謂格則庸之者也。終命之曰：爾惟麩麩葉。爾惟鹽梅，則其所以待之厚矣。蓋麩麩葉所以作酒故也。鹽梅所以作和羹故也。七命云：燁闡以秋橙，酷以春梅。正言春梅者，春實尚青味酢，故云。淮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爲百人酸，喻少不能有所勝。故曰：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始華。故文二人向陽爲从，向陰爲比。士之趨嚮，不可不慎也。

也。

李

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爲下。孔子飯黍，不以雪桃。而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又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言麻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丘中植之，則留子之政修矣。此人之所以思之。法言曰：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呂子

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丘中
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爾雅曰桃曰膽之棗李曰臈
之蓋棗李之臈去臈而已舊云桃李種法大率欲方
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不惟子細味亦不佳也論
語曰朋友數斯疏矣有是哉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
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此明造化之權
有以知巧而移矣莊子曰接子之或使此之謂也爾
雅曰休無實李言可休息而已無實可食也

楓

釋木云楓檝涉檝楓檝似白楊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
也木厚葉弱枝善淫故字从風作音从風也葉作三
脊霜後色丹所謂丹楓其材可以爲式兵法曰楓天
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是也舊說楓之
有瘻者風神居之夜遇暴露雷驟雨則暗長數尺謂之
楓人天旱以泥封之卽雨故造式者以爲蓋又以大
霆擊棗木載之所謂楓天棗地蓋其風雷之靈在焉
故能使馬駭車覆也楓尊棗卑故式覆以風楓載以
雷棗古者王禁被以楓槐外朝之位樹九棘焉賦曰

蘭若充庭，槐楓被宸，此之謂也。

槐

春秋說曰：槐者虛星之精，槐性暢茂，上棘爾。所謂如槐曰茂。又曰：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是也。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蓋槐取黃中外懷，又其華黃，其成實玄故也。棘取赤中外刺，又其花白，其成實赤故也。蓋聖人取義簡博，植一物而衆善舉，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曰：駮駮彭彭，傳云：駮馬白腹，曰駮。言上周

下般也。西方之書以蓮華取義，蓋以如此。蓮華有白有青有赤，其所表示則白淨也，青善也，赤覺也。能隨衆緣應時開敷，悅可衆心而非實也。然實亦因此是之謂妙。蓮華舊云弱槐，初生不能自立，卽於槐下種麻，脅槐令長，旣植移而蒔之，亭亭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所以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天玄主物，簿曰：槐木生丹，不復凋殘也。木身潤滑，常有香氣，如焚松風，由是觀之，內丹之益，豈虛言哉。

棗

棘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東爲棗並東爲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剥棗十月穫稻剥擊也棗實未孰雖擊不落已孰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卽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且棗全赤卽收故乾則紅皺復爲烏烏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剥而落之夏小正曰剥棗栗零剥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今採華藥亦各有時

筆談云如紫草未華時採則根色鮮澤華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故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華者取華初敷時採用實者取成實時採綠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華者深山中則四月華是也孟子曰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世云噉棗令人齒黃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棘

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以言七子不令，費母之長養如此。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蓋母雖失道，負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孝子之道也。故序者曰：凱風，美孝子也。且其負罪引慝，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者，亦所以微切以感其母。公孫丑曰：凱風何以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之謂磯。據此，丑聞小弁之義，則凱風之不怨，自

可推而得。今復云云者，亦異乎商賜之言詩矣。魏風一章曰：園有桃。二章曰：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以言昭公之節彌苦。傳曰：豫章以木稱，那酸棗以棘名。那，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華牙也。

木瓜

釋木云：楸，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其枝可為數號，一尺百有二十節，味酢，善療筋轉。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聖之而

蠲渴，楸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曰：梨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玖也。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卽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味，其著華處乃臍也。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且六果桃最爲下，其詩一章曰木瓜，二章曰木桃，三章曰木李，以言投我彌薄而報之彌厚，則不應先桃後李如此。今木瓜或於孰時鏤紙作華粘之，以清嗅其上，得露日之氣乃香，其文如生云。

穀

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穉。托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蓋檀堅厚，穉

脆薄其別之易也。穀則惡木也。而疑於美。散木也。而疑於才。其別之則難矣。故一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別善惡。籀二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別善惡。有隆於後。且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故衡門三章。章四句。鶴鳴二章。章九句。皆比而不賦。則以誨誘故也。然倍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衡門者。以誘掖之。宣王則高才之主。特不能以有終爾。非愿而無立志者也。故鶴鳴一二以曉教之。又與誘掖之。詩異本草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卽今

構木誤矣。先賢以爲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辨者曰。楮無辨者曰構。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團丹砂。語曰。構膠爲金石之漆是也。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知巧。老子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此之謂也。

楊

爾雅曰楊蒲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楊之孚甲早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葉泫泫。臧泫泫盛也。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卽詩所

謂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則其卽人情也近矣。詩之近於人情，非其至者也。記曰：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梯，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齊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榆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聚諸此。彖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

柚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於橘。故兩同書曰。執錫分銀。操橙證柚。一名條。秦風所謂有條者。卽此是也。碧翰丹實。出於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櫟。由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也。故曰。橘柚有鄉。崔葦蒲有叢。又曰。橘柚凋於北徙。若橘鬱於東移也。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末務。然而循循唯謹。杜滅僭竊之萌。遠矣。後世法亡道散。始以細謹爲不

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由是言之。夫禮之由。豈可廢哉。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橙可登而成之。柚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赤實。蓋亦渡淮而變。考工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錫貢。

淮一作江

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蓋如是矣。舊說橘宜見屍則多子，故類從以爲橘。觀屍而實繁，榴得骸而葉茂也。橙亦橘屬，若柚而香，物類相感，志曰：葉有兩刻缺者是也。淮南子曰：故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枳，是故桓公以管仲則治，以易牙則亂，可不戒哉。楚辭云：斬伐橘柚，列樹苦桃，此亦退賢進不肖之論也。世傳伊尹爲湯，說至味云：肉之美者，猩脣、燕髀、豹胎、象節、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鮑、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

唐棣

濮之薑、招搖之桂、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夢之柚，非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矣。

唐棣一名核，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詩三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剛詩，蓋若此類。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檉，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檉以

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又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蓋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穠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爾雅曰：唐棣，移。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事也。竹林曰：邲必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在其辭，以從其事。陸機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赤或白，六

月中孰，大如李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亦有芍藥、緋桃、碧桃、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華曰某華，至牡丹，則名直曰華。其意謂天下真華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常棣

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

已矣。故曰常棣也。移从移。棣从隶。隶言華萼。相承輝榮相棗也。棗仁也。移義也。兄弟尚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聞常棣之言爲今則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鴟鴞曰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而是詩云故作常棣焉。變爲言作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鴟鴞。而其事在常棣故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以迨乃爲鴟鴞之證也。左傳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以事故作常棣之證也。然則道在鴟鴞。事在常棣。周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綦子曰。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

埤雅卷之十三 終 二月朔校

埤雅

十三卷

十八

堂策樞

埤雅卷之十四目

釋木

栗

柳

楸

櫻桃

柏

梧

桐

柘

椒

梓

榛

榴

榘

桂

枌

棋

埤雅卷之十四

宋陸佃撰明

葉自本茂叔點釋
郎奎金公在糾譌

釋木

栗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萊蝟，自裹，故先賢云：皂者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覈者李梅之屬。國語曰：婦摯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為棗取早敬，栗取恂栗。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孰，罅發，其實驚躍。

如爆去根榦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詩曰：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衽，山有漆，隰有栗。言國君有財而不能利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財，故人心之以爲用也。然則秦詩曰：阪有漆，隰有栗，何以爲美？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秦仲既見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此以爲戒，言宜並坐鼓簧，今不能及時以自虞樂，則壯者其羞，老者其亡矣。此其所以爲美也。羞之爲言，跌也。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此同義。傳曰：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自母言

之則爲賢母，自妻言之，則未免爲妬妻。蓋言之異，有如此者。相法曰：白如截肪，方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此。內則曰：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按儀禮曰：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道，何以異此？又况植之之人寡而搖之之人衆乎？松柏醜茂，桑柳醜苑。詩曰：苑彼桑柔，又曰：苑彼柳斯，是也。蓋

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醜條，而其詩謂之苑也。苑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焉，言柳之苑非若松柏之茂，未幾而衰矣。然人尚庶幾息焉，以言幽王之不可朝事，曾苑柳之不如也。東方朔集曰：首陽為拙，柳下為工。一作柱下為工。柱下老子，柳下展禽也。二說皆通。大戴禮曰：正月柳梯，梯者發乎也。本草曰：柳華一名絮，枹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為炭，則億載不敗。此言養生之經有益如此，故廣成子以謂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也。中朝故事云：天

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意謂其成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宮腰細瘦，謂之柳腰。

楸

釋木云：大而鼓音楸，小而鼓音榎。楸梧早脫，故楸謂

之秋。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董子曰：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芋史从子，黃寅从寅，茆卯从卯，

茜縮从酉，芟皆从亥，芋頂从丁，茂从戊，芑玘从巳，莘

从辛葵从癸之類。命以一歲支榦，故曰革命一歲也。夢書曰：榆爲人君，楊爲使者，楸爲讚謁。今柳之絲，楸謂之線。按楸有行列莖榦，喬松聳凌雲，華高可愛。至秋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橘柚園，歲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中山又有楸戶，著名楸籍者也。

櫻桃

櫻桃爲木多蔭，其果先熟，一名荆桃，一名含桃。許慎曰：鸞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鸞桃，則亦以鸞之

所含食，故謂之鸞桃也。月令仲春之月，天子羞以含桃，言薦新也。其顆大者，或如彈丸，小者如幾珠。南人語其小者，謂之櫻珠。字說云：櫻主實，么穉柔澤如嬰者，栲主材，成就堅久如考者。

柏

柏一名榭。菊雜記所謂暢曰：以榭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擣鬱。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流。言柏非不可以爲舟，特非柏之所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如此，則

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王文公曰：槐黃中，其華又黃，懷其美以時發者也。故公位焉。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誦，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檜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縱以直而從之，檜以曲而會之。世云柏之指西，

猶磁之指南也。

梧

梧一名櫬，此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為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橐托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令，朝陽以譬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此言精大用。

則竭神大用則弊。故二子疲或枝策而立。昏或據梧而瞑也。

桐

此卽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卽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賈思勰曰：桐華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噉之，味似菱芡。桐有三輩，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卽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

岡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

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

青桐葉皮青，似桐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銅而有

子。白桐與岡桐無異，唯有華子爾。岡桐無子，而作琴

瑟者，皆不足據。按青桐卽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

異。白桐無子，才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

正反。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愷悌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杞棘岡木，

故詩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詩以況令儀。淮南子曰：

梧桐斷角，馬鬣鬣截玉，言柔弱之勝剛強如此。論衡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也。老子曰：大器晚成，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曰：舍其梧，積養其槭棘，則爲賤場師焉。梧雖桐輩也，而梧下桐上，積雖梓輩也，而積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譬也。梧桐積以況肩背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木名，木之後華者也。穉之故曰始。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桐木成雲，言其升氣可以造雲云。遁甲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

之曰桐，似本於此。桐，柔木也。而虛其心，若能同者，父喪杖竹，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也。桐能同，母道也。母從子者也。舊說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敷，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異君。

柘

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平之地。崔豹古今註曰：柘實曰豫，棘實曰棗，桑實曰葢。柘實曰佳，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材。

柘爲上、櫨億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蓋弓材莫良於檠、尤良於柘、故皇矣先其檠、後其柘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椒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曰木、有針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檉即醜菜、桃李醜核、言桃李屬、皆內核、椒檉屬、皆外菜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求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柿氣性不上達、

故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強、能脩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匊、沃以支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而至於盈升、盈匊也、先盈升、後盈匊、則古者匊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匊、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匊、相備而已、莊子曰、帝以哀椒、雖踰絺絺、然久則臭椒、故天下之理、在初雖若佳、後更爲害、不可不察也、

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卽是梓梓卽是楸蓋楸之䟽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獲言王者造始作爲典則以授諸侯則旣勤樸斲之譬也諸侯致飾詞詞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雘之譬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宮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

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是乎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爲女摯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止於棘止於榛者言圃有樊園有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鴉鳩在桑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卑小於棘棘

一作讀茅為茅
茅音余

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况愈下也賦云榛栗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茅為茅之誤也莊子曰狙蝟公賦茅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茅小栗也

櫛

木臥死為翳立死櫛苗荀子曰周公之壯身如斷菑支阜陶之狀色如削瓜以此非相益不足以非之詩曰作之屏之其蕃其翳修之干之其灌其櫛例啟之辟之其櫛蟻其櫛攘之剔之其糜其柘言周公之新八刊除林木以治田作室其始作之屏之者櫛翳而

已既又就者衆民無所居焉則共修之平之也及於灌櫛其啟之辟之也及於櫛櫛至其尤衆也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糜柘糜柘材之美者人之所恃以蠶也蓋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木以不材死故莊子言散樗以不材終其天年而是詩又言刊除材木始於櫛翳不得已而去之然後及於糜柘此古之人所以處乎才與不才之間猶曰似之而非也

榘

釋木云榘羅榘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

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綬。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爲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檉者，言人君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立之。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檉謂之羅。羅亦有華者，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棟綾也。羅錦明，杉錦暗。今虜人有棟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杉錦矣。爾雅曰：棟，赤棟。索白者棟。

桂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楚王。

難見於帝，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脊，惟桂三脊。桂之背輩三，一曰茵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蜀都賦所謂茵桂臨崖者，卽此桂也。二曰牡桂，葉似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棫木桂者，卽此桂也。茵桂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舊云葉如栢葉者，卽此桂也。皆生南海山谷間，冬夏常青。故桂林、桂嶺皆以桂爲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所畏。又曰：茵桂爲諸藥先聘通使，故說文以爲百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言此皆以其能苦其生。

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若服以祀。宜道諸藥。爲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枝。能侵他木。斃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卽死。一下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絕書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杜桐實生。桐以鯨生。禹考之。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下有一人常水之。

木瘡遂合

枌

枌白榆。先敷葉。後著夾。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枌。一章曰。東門之枌。貝宛丘之枌。許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之道。人所往來。國

之交會也。於是有所粉棚之陰焉。則人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衣多弊，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爲是故也。內則曰：董苴恒粉榆免蕞槁滌極髓髓以滑之。免，新生者，蕞，其乾也。董苴，粉榆，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免也。淮南子曰：槐之生也，五日而免，日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榆，濳滑，故謂之俞莖。迭俞而有刺，所以爲至。粉，俞而已，安可長也。以俞爲合，乃卒乎分。夫很如粉，分俞如粉，皆分之道。

棋

棋木，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巢是也。子依房生，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如珊瑚，噉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枳堅棋棋。古今註曰：一名樹蜜，一名木飴，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以其木爲屋，近酒能令酒味薄。曲禮曰：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棋取卷曲。榛言至，棗言早，栗言恂栗，故曰以告虔也。

埤雅卷之十四

終
二月
朔
板